宋高僧傳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一

宋高僧傳
卷第十二

卷第十三

宋高僧傳卷第十二

習禪篇第三之五〈(正傳二十人附見四人)〉

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

釋寰中，姓盧氏，河東蒲坂人也。稟靈特異，挺質殊倫，身支傭亭，頂骨圓峻，其聲若鐘響，其色猶脂凝。學通終古，辭實豐贍。年二十五，隨計中甲科，然未塞其懷，復思再捷。無何，遭母之憂，遂廬于墓所。及服闋，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。二稔未周，諸經皆覽。明年，往嵩嶽登戒，肄習律部。於茲博通，忽慕上乘，決往百丈山，深得玄旨。後隱南嶽常樂寺，結茅于山椒。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，因別立方丈。虞淵景晞，一飯永日。然其乏水，羸瓶遠求。俄爾深宵，有虎嗥嘯廬側，詰旦視之，果濫泉坼地而湧，足其汲用。後之杭，浙江之北有山號大慈。居未久，檀信爰臻。旋成巨院，四方僧侶參禮如雲。屬武宗廢教，中衣短褐，或請居戴氏別墅焉。

大中壬申歲，太守劉公首命剃染，重盛禪林。壬午歲二月十五日囑累，聲畢而終。時漸溽暑，驗其身一無變異，而頂門燠潤。冬窆于塔所，享年八十三，法臘五十四。有說常樂寺山虎跑泉，當中公滅日，忽焉乾涸。異哉！止資中之受用耳。至乾符丁酉歲，

勅謚大師，號性空，塔名定慧也。縉雲太守段成式為真讚焉。

唐洛陽韶山寰普傳

釋寰普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稟形淳粹，克性謙沖。居于醜夷，下風請業汪汪然，其識度輒難擬議。具戒之後，經論溫尋。然後杖錫南遊澧陽，遇夾山而得心契，有參學舉問，垂手攜歸，不使一機失其開誘。其所不薦，勸令披覽經法，亦近秀寂之遺風耳。

唐衡山昂頭峯日照傳

釋日照，姓劉氏，岐下人也。家世豪盛，幼承庭訓，博覽經籍，復於莊老，而宿慧發揮，思從釋子。即往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下，稟學納戒，傳受經法，靡所不精。因遊嵩嶽，問圓通之訣，欣然趨入。後遊南嶽，登昂頭峯，直拔蒼翠，便有終焉之志。庵居二十載，屬會昌武宗毀教，照深入巖窟，飯栗飲流而延喘息。大中宣宗重興佛法，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基，結苫蓋，構舍宇。復居一十五年，學人波委。咸通中示滅，春秋一百八歲。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，立碑存焉。天下謂其禪學為昂頭照是歟。

唐朗州德山院宣鑒傳

釋宣鑒，姓周氏，劍南人也。生惡葷羶，少多英敏，宿賣異操，懇願出塵。大龍不屈於小庭，俊鶚必騰其層漢，既除美飾，當預僧流。從受近圓，即窮律藏，其諸性相，貫習偕通。聞重湖間禪道大興，乃杭志雲遊，造龍潭信禪師，則石頭宗師之二葉也。始唯獨居一室，鑒強供侍之。一夕龍潭持一枝火授鑒，鑒接而行數步，且曰：「久聞龍潭到來，龍之與潭，俱不見歟？」信曰：「子親到矣。」機與教符，日親丈室三十餘年。後止澧陽。居無何，屬武宗搜揚。洎大中還復法儀。咸通初，武陵太守薛延望堅請，始居德山，其道芬馨，四海禪徒輻湊。伏臘，堂中常有半千人矣。其於訓授，天險海深，難窺邊際。雪峯參見，鑒深肯重。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，忽告諸徒曰：「捫空追響，勞汝神邪？夢覺覺非，復有何事？」言訖安坐而化，春秋八十四，僧臘六十五。身據牀坐，卓然七日如生在焉。天下言激箭之禪道者，有德山門風焉。今襄、鄧、漢東法孫極盛者是歟。

唐明州棲心寺藏奐傳

釋藏奐，俗姓朱氏，蘇州華亭人也。母方娠及誕，常聞異香。為兒時嘗墮井，有神人接持而出。丱歲出家，禮道曠禪師。及弱冠，詣嵩嶽受具。母每思念涕泣，因一目不視，迨其歸省，即日而明。母喪哀毀，廬墓間頗有徵祥，孝感如是，由此顯名。尋遊方訪道，復詣五洩山，遇靈默大師。一言辨析，旨趣符合，顯晦之道，日月之所然也。會昌、大中，衰而復盛。唯奐居之，熒不能惑，焚不能熱，溺不能濡者也。洎周洛再構長壽寺，勅度居焉。時內典焚毀，梵夾煨燼，手緝散落，實為《大藏》。尋南海楊公收典姑蘇，請奐歸于故林，以建精舍。大中十二年，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為院，迎奐居之。剡寇求甫率徒二千，執兵晝入，奐瞑目宴坐，色且無撓。盜眾皆悸懾，叩頭謝過。寇平，州奏請改額為棲心寺，以旌奐之德焉。凡一動止，禪者必集，環堂擁榻，堵立雲會。奐學識泉涌，指鑒岐分。詰難排縱之眾，攻堅索隱之士，皆立褰苦霧，坐泮堅冰，一言入神，永破沈惑。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，享年七十七，僧臘五十七。預命香水剃髮，謂弟子曰：「吾七日在矣。」及期而滅。門人號慕，乃權窆天童巖，已周三載。一日，異香凝空，遠近郁烈。弟子相謂曰：「昔師囑累，令三載後當焚我身。今異香若此。」乃發塔視之，儼若平生。以其年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，獲舍利數千粒，其色紅翠。十三年，弟子戒休賫舍利，述行狀，詣闕請謚。奉勅褒誄，易名曰心鑑，塔曰壽相。

奐在洛下長壽寺謂眾曰：「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是吾前生也，有墳塔存焉。」相去遼遠，人有疑者，及追驗事實，皆如其言。初任生將迎奐，人或難之。對曰：「治宅之始，有異僧令大其門，二十年之後，當有聖者居之。」比奐至止，果二十年矣。又奐將離姑蘇，為徒眾留擁，乃以樓拂與之曰：「吾在此矣，汝何疑焉？」暨乎潛行，眾方諭其深旨。又令寺之西北隅可為五百墩以鎮之。或曰：「力何可致？」奐曰：「不然，作一墩植五株柏，可也。」凡微言奧旨，皆此類也。刺史崔琪撰塔碑，金華縣尉邵朗題額焉。

唐真定府臨濟院義玄傳

釋義玄，俗姓邢，曹州南華人也。參學諸方，不憚艱苦。因見黃檗山運禪師，鳴啄同時，了然通徹。乃北歸鄉土，俯徇趙人之請，住于城南臨濟焉。罷唱經論之徒，皆親堂室，示人心要，頗與德山相類。以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滅。勅謚慧照大師，塔號澄虛。言教頗行于世，今恒陽號臨濟禪宗焉。

唐洛京廣愛寺從諫傳〈(鑒宗)〉

釋從諫，姓張氏，本南陽人也，徙居廣陵，生于淮甸焉。為性倜儻，器宇崇峙，於

閭里間，為時畏服。遇相工曰：「子身長八尺，眉目秀朗，他日必荷榮寄。」諫曰：「心不願仕，於榮寄何有？」相工曰：「所寄荷不可測也。」越壯室之年，忽深信佛理，遂捨妻孥，求僧披剃焉。甫登戒地，頗護心珠，因悟禪那頓了玄理。方數十載，同好之者自遠而來請問。諫一一指訂，俾其開覺。尋遊洛下廣愛寺挂錫。時禪客鱗集，如孝子之事父母焉。洛中有請諫設食，必排位對賓頭盧尊者，其為人之欽奉皆此類矣。屬會昌四年詔廢佛塔廟，令沙門復桑梓，亦例澄汰。乃烏帽麻衣，潛于皇甫氏之溫泉別業。後岡上喬木駢鬱，巨石砥平，諫於夏中常就此入定，或補毳事。忽遇頹雲駛雨，霆電擊石，烈風兼至，凡在此者驚奔恐懾。諫唯欣然，加趺而坐，若無所聞者。或問諫，曰：「惡畜生何爾？」大中初，宣皇詔興釋氏，諫還歸洛邑舊居。其子一日自廣陵來覲，適與諫遇于院門，威貌嚴莊，不復可識。乃問曰：「從諫大德所居？」諫指之東南可尋。其子既去，遂闔門不出。其割裂愛，網又若此也。咸通七年丙戌歲夏五月，忽出詣檀越家辭別曰：「善建福業，貧道秋初當遠行，故相聞耳。」至秋七月朔旦，旦盥手焚香，念慈氏如來已，右脇而卧，呼門人玄章，誡之曰：「人身難得而易失，急急，於物無心，無為流轉，無生滅法，一切現存。今乃生也有涯，暫與爾別。」是日無疾而化，行年八十餘矣。玄章等奉遺旨，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，施諸鳥獸。三日復視之，肌貌如生，一無近者。遂以餅餌覆之，經宿有狐狼迹，唯啖所覆，身且儼如。乃議用外國法焚之，收合餘燼，起白塔于道傍。人先歸信，香火不絕焉。

次有杭州徑山院釋鑒宗，湖州長城人也。姓錢氏，即禮部侍郎徽之孫。父晟有疾，宗割股肉饋啖之，紿云「他畜之肉」。未幾病間，孝譽聞于親里，乃求出家。時州開元寺有上都臨壇十望大德內供奉高閑，閑善草隸，嘗對懿宗御前書，甚高華望，宗誓礼為師，後出學，涉通《淨名》、《思益經》，遂常講習。閑公亦示其筆法，漸得鳳毛焉。倏往謁鹽官悟空大師，隨眾參請，頓徹心源。却復故鄉，勸人營福。咸通三年辛巳，巡歷名山，遂止天目東峯徑山焉。道俗歸心，恢揚法教。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啓、勅賜紫衣背山行真、大慈安行滿，皆分枝化物，至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。遷塔于大寂巖下。梁乾化五年，吳越國王尚父錢氏表請追謚大師曰無上，祖門傳號為徑山第二祖。時吳興沈修者自號白牙先生，述德為讚記焉。

唐洪州洞山良价傳

釋良价，俗姓俞氏，會稽諸暨人也。少孺從師于五洩山寺。年至二十一，方往嵩山具戒焉。登即遊方，見南泉禪師，深領玄契。續造雲巖，疑滯頓寢。大中末，於斯豐山大行禪法。後盛化豫章高安洞山，今筠州也。价以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旦，命剃髮披衣，令鳴鐘，奄然而往。時弟子輩悲號，价忽開目而起曰：「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，是真脩

行。勞生息死，於悲何有？淪喪於情，太麤著乎？」召主事僧令營齋：「齋畢吾其逝矣！」然眾心戀慕，從延其日，至于七辰，食具方備。价亦隨齋，謂眾曰：「此齋名愚癡也。」蓋責其無般若歟？及僧唱隨意，曰：「僧家勿事大率。臨行之際，喧動如斯。」至八日浴訖，端坐而絕，春秋六十三，法臘四十二。勅謚禪師曰悟本，塔號慧覺矣。

系曰：其却留累日，古亦有之。如价之來去自由者，近世一人而已。

唐蘇州藏廙傳

釋藏廙，俗姓程，衢州信安人也。幼歲神氣朗暢，貌質魁然。元和中告親求出家，志不可却，直造長沙嶽麓，投靈智律師請事剃染。智師察其強願不群，乃攝度之，既披法服，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，當長慶三年也。因聽律範，旋窮篇聚，語同業曰：「教門繁廣，然有總門。總門之急，勿過捨筏。」遂徧參禪宗，遇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，知廙法器，異日告之曰：「蘊界不真，佛生非我。子之正本，當何所名？復從誰得？廙一言領會，千轍同歸。龍牙曰：「我法眼不蒙掩矣。」既遂所求，大得安靜，却迴柯山，蓋避會昌之搜揚也。

至大中六年，郡牧崔公壽重之，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，延居之。數年，北至嘉禾，信士歸依，請留住至德伽藍。又往姑蘇，時崔公鈞作守此郡，聞廙名久，請居南禪院。咸通八年，浙西廉使周公寶命住招隱寺。其年秋，却返嘉禾，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。時乾符中，群寇紛紜，禪侶分散。廙曰：「盜終不至此。」及期，寇從別道行，果無所損，其先見如此。五年十月十二日，滿院陰雲，雉鳴烏噪，安坐而化，弟子號哭，却穌。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眾後終，享年八十二，僧臘五十六。時澹交為廙作真讚。至乾寧中，僧神贊進狀，乞追謚號塔名。名士吳重裕書碑。

唐福州怡山院大安傳

釋大安，姓陳氏，閩城人也。幼年入道，頓拂塵蒙。元和十二年，勅建州浦城縣乾元寺置兜率壇，始全戒足。時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，刺史元錫手疏其瑞，上達冕旒。遂迴御札，詔改鳳棲寺號靈感壇焉。安因往洪井，路出上元，忽逢一老父曰：「子往南昌，必有所得。」及咨參律學，夜聞二僧談論，遽了三乘之旨，乃以所習付之同人。之臨川，見石鞏山慧藏禪師。藏之提唱，必持弓弩以擬學人。安服拜未興，唱曰：「看箭。」安神色不撓，答對不差。石鞏乃投弩曰：「幾年射，始中半人也矣。」安遊五臺，入龍池沐浴，雖久寖漣漪，殊無奮暴雨雹之怪，觀者驚悚。後止溈山，礼大圓禪師，復證前聞而為量果也。時豫章廉使贈太尉崔貞孝公，則魏公之季父，深契玄機，敦安之道，飛疏

召之，厥譽愈昌。咸通十四年，詔宜號延聖大師，賜紫袈裟一副。中和二年示疾，所止法堂巨梁中折。三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，坐化于怡山丈室，春秋九十一，臘六十七。續詔贈圓智大師，塔號證真。

安不嘗唾地，不處溫房，隨化而衣，天雨而浴。諮法弟子慧長入關，揚安之德，故有追謚也。博陵司空相國仰慕前烈，遂著文頌德。詩人周朴篤重安，時入山致禮焉。

唐長沙石霜山慶諸傳〈(洪諲令達)〉

釋慶諸，俗姓陳，廬陵新淦、玉笥鄉人也。乃祖厥考，咸不為吏，清言放蕩焉。諸始十三，礼紹蠻禪翁為師，於洪井西山剃□。二十三，往嵩山受具戒，便就東洛學毗奈耶。既知聽制，終謂漸宗，迴抵南嶽，入大溈山。次屆雲巖，遇道吾，垂問知意，方為二夏之僧。得石霜山，便議終焉之志。道吾躬至石霜山，日勤執侍，往還問答，語在別錄。諸貌古氣真，世無能識。時洞山新滅，俄為遠方禪侶圍遶，因入深山無人之境，結茅宴坐。時眾追尋，倏有見者，皆號哭交請「出為吾曹。諸將安往？」由是晨夕被遊學者扣擊，可無希聲以應之乎？如是二十年間，堂中老宿，長坐不卧，屹若楹杌，天下謂之石霜枯木眾是也。南方謂之叢林者，翻禪那為功德叢林也，為四方清則者無出其右。以光啓四年，戊申歲二月己亥示疾，終于山院。享齡八十二，僧臘五十九。越三月十五日葬于寺西北隅二百許步，門弟子等結墳塔作螺髻形。夏四月一日廣化寺釋子處訥追慕往德，恐遺美聲，命南嶽玄泰纂錄言行。諸方弟子分行其道焉。勅謚普會大師，塔曰法相。

次餘杭徑山院釋洪諲，俗姓吳，吳興人也。年纔十九，於開元寺礼無上大師出家落飾，精加佛事，罔怠巾缾。二十二，遣往嵩嶽會善寺受滿足律儀，俾誦《大比丘戒》，匝七日念終，遂習毗尼。尋傳經講，自謂為僧有逸群事業，而歸礼本師，曰：「汝於十二時中，將何報答四恩三有？」諲聞斯詰，憮然失措。三日忘食，本師却招誘提耳，方明本事。如是往還雲巖，次溈山，各為切磋，蔚成匠手。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，眾人悲泣者，惋歎者，諲晏如也。曰：「大丈夫鍾此厄會，豈非命也？夫何作兒女之情乎？」時於長沙遇信士羅晏，召居家供施。蓋諲執白衣比丘法，初無差失，涉于二載，若門賓焉。大中初，除滅法之律，乃復厥儀，還故鄉西峯院。至咸通六年，上徑山覲本師。明年，無上大師遷神，眾請諲嗣其法位。始唯百許僧，後盈千數。于時四眾共居，肅然無過。僖宗皇帝賜院額曰「乾符鎮國」。中和三年，仍賜紫袈裟。景福二年，吳越國王尚父錢氏奏舉登賜法濟大師。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，辭眾而卒。霅溪戚長史寫貌，武肅王為真讚，傳法弟子廬山栖賢寺寂公、臨川義直、功臣院令達。達於兩浙大行道化，卒謚歸寂大師焉。

初，諲有先見之明。武肅王家居石鑑山，及就戍應募為軍，諲一見握手，屏左右而謂之曰：「好自愛。他日貴極，當與佛法為主。」後累立戰功，為杭牧，故奏署諲師號，見必拜跪，檀施豐厚，異於常數。終時執喪禮，念微時之言矣。

唐洪州雲居山道膺傳

釋道膺，姓王氏，薊門玉田人也。生而特異，神彩朗然。處于重卅，崆峒稟氣。宿心拔俗，爭離火宅之門；拭目尋師，遂攝鍛金之子。師授經法，誦徹復求。年偶蹉跎二十五，方於范陽延壽寺受具足戒。乃令習聲聞律儀，膺嘆曰：「大丈夫可為桎梏所拘邪！」由是擁線納，振錫環，詣翠微山問道三載。宴居，忽覩二使者冠服頗異，勉膺曰：「胡弗南方參知識邪？」未幾，有僧自豫章至，盛稱洞上禪師言要。膺感動神機，遂專造焉。如是洞上垂接，復能領會。曾問曰：「我聞思大禪師向倭國為王，虛耶？實耶？對曰：「若是思師，佛亦不作，況國王乎？」自爾洞上印許。初住三峰，後就雲居提唱。時唐之季，鍾氏據有洪井，傾委信誠。每一延請入州，則預潔甘子堂以禮之。乃表于昭宗，賜紫袈裟一副並師號焉。都不留意。所化之徒，寒暑相交，不下一千餘眾。牛頭香樹圍遶者皆是栴檀，金翅鳥王軒翔者不齊尺鷁。四方饋供，千里風從，如荊南帥成汭遣賣檀施，動盈鉅萬。以天復元年辛酉秋示疾，至明年正月三日而化焉。豫章南平王鍾氏供其喪葬。時諸道禪子各依鄉土所尚者，隨靈龕到處，列花樹帳幔粉麪之饌，謂之卓祭。一期凶禮之盛，勿過于時也，猗歟！膺出世度人，滿足三十年，遺愛可知也。

唐縉雲連雲院有緣傳

釋有緣，俗姓馮，東川梓潼人也。小學之年往成都福感寺，事定蘭開士，即宣宗師矣。隨侍出入，多在內中。一旦宣召，帝以筆書其衫背云：「此童子與朕有緣」，由茲召體矣。大中九年，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，開戒壇，即於淨眾寺具尸羅也。續於京輦聽習經律五臘。後身披布褐，手執墨勅，海內遊行。參見小馬神照，凡同時叢林禪祖無不禮謁者。乃居除州花山，及南遊至武夷山，時廉使李誨為築禪室。乾符三年，至縉雲龍泉大賽山，立院。因奏祠部給額，號龍安。勅度七僧，住十八載。安而能遷，止連雲院焉。太守盧約者，以諶諒之誠，請入州開元等別院，四事供施焉。天祐丁卯歲四月八日，示疾，至六月朔日終于廨署，報齡七十三，臘五十二。遺旨囑制置揚習司空主喪務，於寺南園茶毗。火滅，散分舍利數百粒。後收四十九粒并遺骨一缾，瘞于石塔。晉開運三年乙巳歲，文泰律師撰塔碑焉。

唐福州雪峯廣福院義存傳

釋義存，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。自王父而下，皆友僧親佛，清淨謹愿。存生而鼻逆葷血。乳抱中，或聞鐘磬，或見僧像，其容必動，以是別垂愛於膝下。九歲請出家，怒而未允。十二從家君遊蒲田玉潤寺，有律師慶玄，持行高潔，遽拜之曰：「我師也。」遂留為童侍焉。十七落髮，來謁芙蓉山恒照大師，見而奇之，故止其所。至宣宗中興釋氏，其道也涅而不緇，其身也褒然而出。北遊吳、楚、梁、宋、燕、秦，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剎寺訖，巡名山，扣諸禪宗，突兀飄颻，雲翔鳥逝。爰及武陵，一面德山，止於珍重而出。其徒數百，咸莫測之。德山曰：「斯無階也，吾得之矣。」

咸通六年，歸于芙蓉之故山。其年圓寂大師亦自溈山擁徒至于怡山，王真君上昇之地，其徒孰〈(就師已嗣德山。)〉纍纍而疑關，存拒而久之。則有行實者，始以存同而議曰：「我之道魏魏乎，法門圍遶之所，不可造次，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可矣。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，環控四邑，峭拔萬仞，嶜崒以支圓碧，培樓以　　群青。怪石古松，棲蟄龜鶴；靈湫邃壑，隱見龍雷。山之巔，先冬而雪，盛夏而寒。其樹皆別垂藤蘿，□茸而以為之衣，交錯而不呈其形。奇姿異景，不可殫狀，雖霍童、武夷，無以加之。實閩越之神秀，而古仙之未攸居，誠有待於我也。祈以偕行去。」秋七月，穿雲躡蘚，陟險昇幽，將及之。存曰：「真吾居也。」其夕山之神果效靈。翌日巖谷爽朗，煙霞飛動。雲庵既立，月構旋隆。繇是柅法輪於無為，樹空門於有地，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峯，以其冬雪夏寒，取鷲嶺、猴江之義。斯則庚寅逮于乙未，存以山而道任，山以存而名出。天下之釋子，不計華夏，趨之若召。乾符中，觀察使京兆韋公、中和中司空潁川陳公，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，交使馳懇，存為之入府，從人願也。其時內官有復命于京，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，請蛻浮華而來脫屣。僖宗皇帝聞之，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効，得其實奏。於是乃錫真覺大師之號，仍以紫袈裟俾延効授焉。存受之如不受，衣之如不衣。居累夏，辛亥歲朔，遽然杖屨，其徒啓而不答，雲以隨之，東浮于丹丘四明。明年，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，乃洗兵於法雨，致禮於禪林，馥存之道，常東望頂手。後二年自吳還閩，大加禮異。及閩王王氏誓眾養民之外，雅隆其道，凡齋僧構剎，必請問焉。為之增宇、設像、鑄鐘以嚴其山，優施以充其眾。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。每將儼油幢聆法論，未嘗不移時。僅乎一紀，勤勤懇懇，熊羆之士，因之投跡檀那；漁獵之逸，其或弭心鱗羽。戊辰年春三月示疾，閩王走毉，醫至粒藥以授，存曰：「吾非疾也，不可罔子之工。」卒不餌之。其後札偈以遺法子，函翰以別王庭。夏五月二日，鳥獸悲鳴，雲木慘悴。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，俗壽八十有七，僧臘五十有九。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。爾日奔走，閩之僧尼士庶，巷無居人。閩王漣如出涕，且曰：「師其捨予，一何遽乎！」遣子延稟躬祭奠之，復齋僧焉。

存之行化四十餘年，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算矣。冬夏不減一千五百。徒之環足，其趨也馳而愈離，辯而愈惑。其庶幾者，一曰師備，擁徒于玄沙；〈〈(今安國也。)〉次曰可休，擁徒于越州洞巖；次曰智孚，擁徒于信州鵝湖；其四曰惠稜，擁徒于泉州招慶；其五曰神晏，住福州之鼓山。分燈化物，皆膺聖獎，賜紫袈裟，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。

系曰：雪峯道也恢廓乎！駿奔四海學人。所出門生形色不類，何邪？玄沙乘《楞嚴》而入道，識見天殊，其猶諺曰「青成藍，藍謝青，師何常？在明經。」故有過師之說。一則雪峯自述，塔銘已盡其致也。一則玄沙安立三句，決擇群見，極成洞過歟？今江表多尚斯學，此學虛通，無繫了達，逍遙勿拘，知乘急也。雪峯化眾，切乎杜嘿禪坐，知戒急也。其能各捨一緩，以成一全，則可乎？

唐澧州蘇溪元安傳

釋元安，俗姓淡，鳳翔遊麟人也。丱年於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出家。唯經與論，無不窮核。乃問道翠微，次臨濟，各飡法味，不飫香積之盂也。斲彫復朴，逍遙自如。聞夾山道盛德至，造澧陽當稽問轇轕，又增明淨。後開樂普山，尋居蘇溪，答詶請益，多偶句華美，為四海傳焉。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遷滅，享壽六十五，法臘四十六矣。臨終告眾，頗多警策辭句云。

唐明州雪竇院恒通傳〈(招賢岑師)〉

釋恒通，俗姓李，邢州平恩人也。家傳士族，幼而知學。蘇秦顯達，猶懷二頃之田；元亮孤高，不羨五斗之祿。縱越捻天擲地，拖紫腰金，瞬息浮華，豈裨來業？父母終禮，年甫十三，潛入鵲山訪道依師。既罷丘墳，唯披釋典，精虔懺誦，懇侍巾瓶，不弭初終，蒙恩剃度。年二十，於本州開元寺具戒。後往京兆薦福寺聽習經律。七八年間，尋窮藏教，乃曰：「摩騰入漢，譯著斯文。聖胄來梁，復明何事？」因辭北闕，逕請南方，遇招賢岑大師。大師問曰：「何處人也？」曰：「邢州人也。」招賢曰：「我道不從彼來。」通曰：「和尚還住此無？」於是有滯皆伸，無疑不決。後指洞山、石霜，皆往參焉。招賢示滅，通以弟子禮事之。咸通末，遊宣城，尚書崔寓素奉禪門，攀迎莊肅，覩通儀表拔俗，問答往還，崔甚悅服。於謝仙山奏置禪院，號瑞聖，請以居之。四方毳衲之徒，不邀自聚。博陵方議奏薦師號，堅讓遂寢。中和末，文德初，群寇兢起。通領徒至四明。大順二年，郡牧黃君晟請留居雪竇焉，蔚然盛化。天祐二年七月示疾，越九日躬入浴室，却坐繩牀，集眾焚香，勤勤付囑，合掌而逝。春秋七十二，夏臘五十二。以其年八月七

日遷石塔于院之西南二百餘步。

或曰：「通臨終言，我龐勛也。」此非也。高僧無作為《行録》而無此說。若觀年臘，龐勛豈正弱冠來逃難邪？

唐袁州仰山慧寂傳

釋慧寂，俗姓葉，韶州須昌人也。登年十五，懇請出家，父母都不聽允。止十七，再求堂親，猶豫未決。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，直貫其舍。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。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，器藉跪致堂階曰：「答謝劬勞！」如此，父母知其不可留，捨之。依南華寺通禪師下削染，年及十八，尚為息慈。營持道具，行尋知識。先見耽源。數年，良有所得。後參大溈山禪師，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，而足跋，時號跛脚驅烏。凡於商擢，多示其相。時韋胄就寂請伽陁，乃將紙畫規圓相，圓圍下注云：「思而知之，落第二頭。云不思而知，落第三首。」乃封呈達。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，謂之仰山門風也。海眾摳衣得道者，不可勝計，往往有神異之者，條來忽去，人皆不測。後勅追謚大師，曰智通，塔號妙光矣。今傳《仰山法示成圖相》，行于代也。

唐天台紫凝山慧恭傳

釋慧恭，俗姓羅氏，福州閩人也。家傳儒素，不交非類。母妊之初，夢所居湧出浮圖，上參于天。迨恭誕生，嶷然聰悟。年十七，舉進士，名隨計車。將到京闕，因遊終南山奉日寺，目祖師遺像，釋然世網，遂求出家。操執僧事，備歷艱辛。二十有二，適值新創安國寺受具足戒。尋乃遊方，緣嶮涉荒，而無難色。嘗遇黑蛇傷指，不求醫而毒螫自銷。見魑魅占山，諭罪福而妖物遄息。至武陵德山，詣宣鑒禪師，領會風飛，由茲道合。因挂錫，施門人禮。鑒公順世，後遊玉山，至信州，刺史營西禪院而禮之，其徒數百人。居歲餘，以邪郭喧繁，復入福州長溪馬冠山。自馬冠抵泉州富陽山，所至之所，檀施臻集，徒侶解鉢，禪坊立就，其為士庶嚮奉如此。

景福三年，與門人遊天台，州牧京兆杜雄留之而止。杜因創瑞龍院於紫凝山，祈恭興揚法席，以悟淪迷。緇俗雲馳，香花山積。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午時，命眾聲鐘，顧瞻左右，促言云去。加趺瞑目，儼然而化，春秋八十四，僧夏六十二。闡圓頓之宗，居道德之最，歿無易名，塔無題牓，足見浮名為桎梏耳。門人上足師遂植松負土，力崇塔廟，所謂法空不壞因緣矣。因緣有之，孝行曷傷于道云。

唐杭州龍泉院文喜傳

釋文喜，姓朱氏，嘉禾禦兒人也。母氏方娠，夢吞桃三蒂，至誕彌不味葷羶。七歲，詣本邑常樂寺僧清國下出家，國即喜之渭陽也。勒誦經并懺文十卷，方遂削染。往越州開元寺學《法華經》，集天台《文句》，即時敷演，則救螳分中便能講訓也。開成二年屆趙郡受近圓登習《四分律》。屬會昌澄汰，變素服，內祕之心無改。遇大中初年例重懺度，於鹽官齊豐寺講說。後往礼大慈山性空禪師，誨之曰：「子何不學善財徧參乎？」咸通壬午歲至豫章觀音院，見仰山，喜於言下了其心契。仰山令典常住。一日有異貌僧就求齋食，喜減己食饋之。仰山預知，故問曰：「此果位僧求食，汝供給周旋否？」答曰：「輟己分迴施。」曰：「汝大得利益。」七年，旋浙右，止千頃山，築室居之。十年，餘杭劉嚴合、馬徵請居龍泉古城院，凡十一年。乾符己亥歲，巢寇掠地至餘杭，喜避地湖州餘不亭，刺史杜孺休請住仁王院。光啓三年，武肅王錢氏始牧杭郡，降疏請住龍泉廨署，今慈光院是也。大順元年，威勝軍節使董昌、武肅王同年發表薦論，兩賜紫衣。乾寧四年奏師號，曰無著。光化三年示疾，十月二十七日加趺坐而終于州郭廨署，春秋八十，僧夏六十。終時方丈上發白色光，竹樹變白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遷塔于靈隱山西塢。喜形貌古朴，骨強而瘦，戒德禪門真知識也。

初，喜寓居霅川。廣明元年夏，有蝗飛翳天，下食田苗。喜自將拄杖懸挂袈裟，標于畎澮中。其蟲將下，遂厲聲叱之，悉翻飛而去。十頃之苗斯年獨稔，其感通如此。或云所傳得馬祖細衲袈裟以為信寶矣。

遷葬之後，大復二年壬戌八月中，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計思叛渙縱兵大掠。發喜塔，見肉身不壞，如入禪定，髮爪俱長。武肅王奇之，遣裨將邵志祭後，重封瘞焉。

唐明州伏龍山惟靖傳

釋惟靖，吳門人也。年三十許，形奇貌古，且類憨癡，入國寧寺，巡僧房唱曰：「要人出家請留下。」至經藏院，見二眾閣黎大德慧政，便跪拜伸誠，願容執侍。政公允納，與翦飾。於天台受具，暫歸謝政，便尋訪名山。有知識處，必經寒燠。自爾勤於禪法，未嘗發言，即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。侵星赴禪林寺晨粥，而多虎豹，隨到寺門，虎踞地若伺候。靖出，復隨至金地。遲明，巨迹極多。靖恐人知，以鋤滅虎跡。俄患背疽，困睡，有鳩鳥糞於瘡所，非久全愈。又虞冰雪，備粆粒半斗，每日以銚合菜煮食，寘粳於地窖中。過期，用米常滿不耗。靖乃築之而云：「吾被此物知，非理也。」尋居伏龍山，山可瞰海峯勢岩嶢，昔僧鑒諸曾隱于是。諸即唐王相國之母弟也，能文習道，刺史多往謁之。靖續遁此山，刺史黃晟常請出州，供施繁委。末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，享齡七十餘。窆于山下，塋塔存焉。

宋高僧傳卷第十二